



美国史学大师史景迁中国研究系列

[美] 史景迁 著

曹寅与康熙

一个皇室宠臣的生涯揭秘

陈引驰 郭茜 赵颖之 丁旻 译

Ts'ao Yin

&

The K'ang-Hsi Emperor

 上海远东出版社



美国史学大师史景迁中国研究系列

[美] 史景迁 著

曹寅与康熙


一个皇室宠臣的生涯揭秘

陈引驰 郭茜 赵颖之 丁旻 译

Ts'ao Yin

&

The K'ang-Hsi Emperor

 上海远东出版社

Copyright© 1966 by Yale University.
Preface to the Second Printing copyright©
1988 by Yale University.

本书由 Yale University Press 授权上海远东出版社独家出版。
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

曹寅与康熙 一个皇室宠臣的生涯揭秘

著 者 / [美]史景迁
译 者 / 陈引驰 郭 茜 赵颖之 丁 旻

丛书策划 / 陈达凯
责任编辑 / 贾建明 张安平
特约编辑 / 刘大立
装帧设计 / 张晶灵
版式设计 / 李如琬
责任制作 / 晏恒全
责任校对 / 周国信

出 版 /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336) 中国上海市仙霞路 357 号
<http://www.ydbook.com>

发 行 /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上海远东出版社

制 版 / 南京前锦排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 上海市印刷二厂有限公司
装 订 / 上海张行装订厂

版 次 /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50×1168 1/32
字 数 / 274 千字
印 张 / 11.75
插 页 / 2
印 数 / 1—8000

图字:09—2001—296 号
ISBN 7—80661—480—X
K·13 定价:30.00 元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出版说明

我们正处在一个极速变化的时代，层出不穷和令人眼花缭乱的生物事物令我们兴奋和浮躁，以至于常常淡忘了历史。而一个在自己历史文化的长河中沉浸了数千年的民族，一旦梦醒，对外开放，也似乎总是将更多的注意力投向历史之外的现实与未来。然而历史是无法割断的，无论怎样健忘和忽略，我们都将无法逃避地承接历史的因果。

在西方，有一位著名的汉学家就一直在孜孜以求地努力试图从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寻求现代中国的答案，他就是史景迁，美国历史学会主席、耶鲁大学教授——一位景仰中国古代史家司马迁的汉学家。史景迁治中国历史既遵循了西方汉学研究的传统——注重历史个案的考查，同时又常以宏大的历史叙事来承载其研究的成果，从而使得其作品在为学界关注的同时常常又成为大众的畅销读物。这一点尤为难能可贵。

我们这次引进出版了史景迁的绝大部分作品，希望能够引起国内史学界和广大读书界的重视。史景迁对中国历史的许多观点我们未必全都赞同，只是希望借此开阔眼界，促进学术文化

交流。

由于史景迁作品中常常引用大量中外文史料，因而翻译难度较大，我们虽已做了精心的译校，但仍可能挂一漏万，错误难免。为此我们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并向史景迁教授表示歉意。

第二版前言

本

书出版以来的二十一年间，我们对它的两位主角康熙与曹寅的了解，有了惊人的增长。康熙收到的奏折以及他的朱批，分多卷在台湾和中国大陆出版了。曹寅和他的儿子及嗣子的奏折，以及与他一起担任织造及密折奏报人的两位包衣李煦和孙文成的奏折，也已分别另行出版了。北京保存的清初档案现在已经向研究者开放，可与台北的部分相互补充。重要的研究专论——中文、日文、英文及其他文字的——或刚出版或正在准备出版之中，它们都大大深化了我们对清代国家的运作、对皇帝与其官僚机构乃至家庭关系的了解。

但有关曹家知识的真正大爆炸来自于中国学者对于伟大小

说《红楼梦》及其作者曹雪芹重新生发出来的痴狂。1979年，两种集中探讨小说及其作者的丛刊创刊，令人应接不暇地发表了许多历史资料、美学诠释及学术论争。《红楼梦学刊》是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的季刊，每期约三百四十六页。《红楼梦研究集刊》，自1979年以来，每年出一至三辑，大多有四百九十二页；它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尽管这些丛刊上的多数文章只关涉到小说中的人物，但每年总有二三十篇在某种程度上与曹家及他们的朋友等人之类历史背景有关。

这些蜂拥而出的学术成果对本书的立论有怎样的影响呢？虽然，我们对于那个时代以及曹家的了解大大扩展了，但是，我想，这并不能改变我的那些基本预设。其中有四项是最为重要的。首先，曹寅和康熙之间存在的特殊关系，它基于他们两人少年时代的接触，基于曹家的包衣身份，基于皇家的保母不少选自与曹家有关的家庭。其次，要理解曹寅仕途如何展开，理解密折体制何以发展成为皇帝个人获得秘密情报的渠道，这一特殊关系是非常重要的。第三，曹寅进入的是一个奇异的文化和经济世界，它跨越了分隔满人与汉人的表面界线。最后，曹家在南京的豪富宅第，以及它在雍正朝戏剧性的没落，一定深深影响了曹雪芹，从而构成了《红楼梦》的关键面貌。

应当承认，对新学术进展的丰富和重要性必须持有敬意，如果我今天来写这样一本书，它会非常不同。在英文著作中，Preston Torbert、Chang Te-ch'ang 和 Madeleine Zelin 分别在包衣的组织、内务府的财务和这一时期的税收方面，改变了我们的认识。Silas Wu 分析了整个奏折制度，并揭示了康熙与他儿子们之间关系未曾料及的侧面。Hilary Beattie、Jerry Dennerline、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和其他一些人，改变了我们对满人人主中原及对中国地方社会影响的感知。Pamela

Crossley 对私人生活中的满汉融合作了新的探索,而 Beatrice Bartlett 则会完全改变我们评价皇帝决策的方式。

如果说这些著作关涉的是我的著作的背景部分而不是核心的话,那么对一些中文著作而言,就不是这样了。陈国栋(音)、赵宗普(音)和张书才深入探索了曹家人旗问题。朱淡文在她谦称的《曹寅小考》(载《红楼梦学刊》1982年3期)一文中,提出了详细证据论证曹寅小时是康熙的伴读,且他的母亲姓顾而不是姓孙,因而著名学者顾景星便是曹寅的舅舅。顾平旦提出,曹寅懂一些日文(《红楼梦学刊》1984年4期)。王利器(《红楼梦学刊》1980年4期)加入有关曹雪芹父、祖的争论,他重申(与我在书中所论类似)小说家的母亲是马氏,她在丈夫——曹寅的儿子曹颀——过世之后生下了曹雪芹。这将驳倒冯其庸(见他的著作和《红楼梦学刊》1979年1期上的论文)的观点,他称新的谱系材料显示小说家是曹颀的亲生子女,而曹颀又是比曹寅年轻一半的弟弟曹宣的亲生子女。由于北京有关档案文献的发现,王、冯和我的观点都受到了反驳;该文献有关于1690年曹寅离开北京担任苏州织造之前为其家人捐监生的事。张书才和其他人在《红楼梦学刊》1984年2期上分析了这一文献:曹寅在1690年有一个三岁的亲生子女曹颜;而那时曹寅二十九岁的弟弟曹宣有三个儿子,曹顺(十三岁)、曹颀(五岁)、曹颀(那时才两岁)。曹寅已经将弟弟最大的儿子曹顺过继去作为嗣子,似乎是因为怕他自己这一支不能延续。

最近有关李煦一家也有差不多同样复杂的研究,其中最重要的或许是徐恭时在《红楼梦研究集刊》第5辑上的论文(1980年11月)。徐氏认为,李煦与康熙的关系较之曹寅更为复杂:李煦的母亲文氏是康熙的保母之一;而李煦的妻子王氏是康熙一位妃子的姨,这位妃子为康熙生了不下三个儿子。曹寅则娶了

李煦的堂妹。中国大陆这些细致的研究——台湾的研究在质量上与大陆堪相比肩，只是数量不及——毫无疑问会逐渐改变对曹家的许多了解，虽然主要的情形大致已如是了。

与这种在隐秘文献中逐个挖掘名字的工作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今年成千上百的游客挤满了《红楼梦》精致的“大观园”的小径亭阁。北京用混凝土、树木、瓦块和泥灰重建了这个充满曹雪芹的幻想和他对其祖曹寅荣华之回忆的花园。另一个大观园正在上海建造之中。曹雪芹的梦想之园变成了中国式的迪斯尼乐园，它现在提供冷饮和棒冰。

对于那些因游园而激发学术兴趣、想加入《红楼梦》研究纷争的人们来说，也有新的手段可以帮助满足他们的探求。深圳大学计算机中心和中文系合作，开发了覆盖全部小说的电脑软件系统。磁盘上的软件包可以在所有 IBM 电脑和相关兼容电脑上运作，只须几秒钟就可以对《红楼梦》全文做如下类型的主题检索：双声词的使用频率、助动词的使用、拟声词、教育、衣饰、饮食、医药、鬼怪以及风流韵事。曹寅可从未有此好事。

史景迁

1987年9月于美国纽黑文

前言

本

书讨论清朝官员曹寅(1658—1712)的生平,但这不是一部传记。本书试图将他的生平活动与他那个时代的制度相联系,并对那些制度给予同样的重视。因而,对于我而言,重要的不是曹寅在某天如何了,或者某一天曹寅的感受如何;重要的是,当我们在历史记载中读到曹寅是一个包衣、一个织造、一个巡盐御史时,这意味着什么。他做了什么问题当然会考虑到;而同样得考虑他或许会做些什么的问题——或者更准确地说,当时的法令条例明确他要做什么,以及他的同代人如果处在他的位置上得做什么。

本书的跨度比曹寅个人的一生要大。故事从身处满人兼并

巩固时期的曹寅的曾祖开始，直到他孙子生活的乾隆时代（1736—1795）为止。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曹家是满族统治者的包衣奴仆，他们的故事因而也就是清朝皇帝面貌变化及其表现方式的一个反映。这一研究的背景就是清朝本身。虽然，在如此规模的一项研究工作中不可能期望能把握住满族统治的头一百年间所有的多样性和变化，但至少应该可以显示其多面性。

曹寅的曾祖在努尔哈赤（1559—1626）时被俘，被编入新的包衣佐领，这是那位坚忍多谋的满族领袖所创设的体制之一，他首先巩固了自己的力量，而后在1616年自称为金天命皇帝，公开宣称是明朝领地的拥有者。曹寅的祖父在皇太极（1592—1643）手下开始做事，皇太极在1636年自称为清崇德皇帝，那时满人还只占据着明朝的长城以北，正在学习和实践汉人的行政技术。但满人在1644年入关，运用了许多他们自己的控制手段。这点我们可以从曹寅父亲的生平中看出来，他在顺治皇帝（1644—1661）的内务府做事，在康熙朝的摄政时期成为江宁织造，这是一个满族统治者将派特殊用处的职位。

曹寅自己从小到死的一生都是在康熙一朝（1662—1722），他的一生突显着那个时代统治的实验性。无论是曹寅还是康熙皇帝，都没有将一切视为理所当然，他们都密切关注着当时的经济和政治局势；尽管我们不能说他们的反应对于他们遭遇的情境都是富于建设性的，但他们总是乐于随机应变，他们的灵活性确实改变了中国行政传统的模式。比如，康熙利用南巡亲身考察地方行省的情形，他发展出密折制度，以这些秘密报告来充实自己对局势的了解。他委任曹寅担任江宁织造，但并没有将他的职守限制在管理江宁城中的皇家丝织工场上。曹寅得处理米价的平抑、购铜、检查漕运、督导文学事业、运送佛像给地方寺院、报告高官的行为举止以及收成情况。曹寅还受命担任两淮

巡盐御史，负责每年通常二百万两的税收，还得准备另外五十万两余银来满足皇帝其他的各种用度。

康熙一朝，并非如后来的清朝那样因循旧例而拒斥变革，它不是一个稳定而安泰的时代。十七世纪后期，明朝的效忠者对新王朝的威胁时时得见，而封疆大吏和以往与满人结盟的边疆部落也变得好战起来，皇家明确其优越地位的尝试还刚开始，皇朝与中原文化之间还不融洽。曹寅的一生中，或许存在有意的算计，但一切都不是必然的；环境形势眷顾于他就如以往眷顾于他的先人一样。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适宜新人的时代，而是一个适宜于与新相连的旧人的时代；1675年的时候，有什么比一个接受了汉族古典教育的满人包衣更妙的呢？曹寅就是这样一个人。这样的人可以派许多用处，而对他的成功和忠诚的汇报期望是很高的。

但到了曹寅的嗣子曹頔，他面对的是雍正皇帝（1723—1735）集权的倾向——这往往是通过官员清洗来实现的。他不能适应这个时代、迎接这些新的挑战，最后导致了曹家的瓦解。到曹寅的孙子曹雪芹，在乾隆朝的繁荣中无儿无女、穷困潦倒，这个故事到了尽头。如果不是曹雪芹产生回想曹家兴衰的念头，它大约就此湮没在历史之中了。结果便有了《红楼梦》，作者虽然没有最后完成它，但它通常被视为中国最伟大的小说。我们现在看来，这部小说在曹雪芹的文学意象背后有他祖父曹寅的实际生活和繁华岁月。

如果综合各种史料——制度的、文学的、政治的——来看，曹寅的个性会清晰地呈现出来。他是一个逍遥闲散的人，喜好生活中美好的事物；这些美好的东西既存在于满人的文化中，也存在于汉人的文化中，可以是骑马、射箭，也可以是作诗和在南方舒适的气候中作富于智慧的清谈。他会突然爆发出激情和责

任感，如他在 1704 年试图改革盐政时那样；也会挺身而出反对 1711 年科场丑闻案中不公正的判决。但通常，他满足于随波逐流。他受到康熙的信任，受命担任一系列有利可图的职位，他做得很现实，他会利用其中的大部分机会谋利，但从来不会竭泽而渔。

曹寅个人的重要性无须做过度的申言，他不是清朝的大官之一，甚至在康熙一朝也不是主要角色。他的重要性在于他的生平经历所能告知我们的他生活其中的那个社会，以及他行动其中的那个制度框架。这一研究的一个目的是将曹寅的生活作为一个“范例”（在一个科学史家所使用的意义上）：

意识到不规则的异常，发现便开始了，也即是说，认识到自然现象与主导着常规科学的范例（paradigm）所给出的预期不一致。接着，便是对不规则、异常的领域，多少做出延展性探索。这一探索只有在理论范例得到调整、异常变得可以预期时才停止。（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1962 年，52—53 页）

我最初做此研究是因为，曹寅看来很特别，在清朝的历史中难以定位。随着研究工作的进展，这一切变得清楚了，之所以曹寅会显得特别，只是因为对清朝历史的许多东西以及对中国的行政管制的特点有太多的想当然。现在很显然，曹寅的一生走了一条很合逻辑的道路——作为上三旗包衣的一员，他算是康熙私家庭制中的一位，因而，他被任为处于地方行省的关键财务官员，通过他，皇帝可以保持其控制力。这样的皇帝私人的行政管制，自然超越了京城和地方官员的界线，它的成员具有其特别的功用。在西方，由于对清朝最初一百年的各方面几乎都没有什么研究，这里尝试勾画这一变化、发展的复杂时期，以填补其空白；结果一定是探索性的、初步的。但是，如果我的主要论点可以成立，所谓的“异常”变成可以“预期”的，那就算有了小小的“发现”。

致谢

我

主要得感谢两个人。其一是芮玛丽(Mary Wright)，在我来到耶鲁后，她引导我进入中国史领域，且鼓励我在她的指导下撰写学位论文，最后并阅读了全部修订后的稿本。她是一位激励人的导师，也是一位激励人的批评者。其二是房兆楹，他在澳大利亚工作时便接收我做他的学生，以他的善意和勇敢的耐心引导我进入清初文献，并教我如何运用它们；回到美国之后，他又同意担任了我的论文导师。我在研究和写作的每一阶段，都从他的评说和建议中得到教益；我所悔恨的是，这篇学徒之作仍远远没有达到他自己的高标准。

何炳棣、Harold Kahn、墨子刻(Thomas Metzger)和芮沃寿